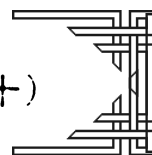


# 維摩詰經 (+)



◎ 學堂

【經文】「諸仁者！欲得佛身，斷一切眾生病者，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」如是，長者維摩詰，為諸問疾者如應說法，令無數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

【注釋】1.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：無上正等正覺的道心。

2.如應說法：依照對方的根基和需要而應機說法。

【淺譯】「各位仁人大德！凡是想要得到佛的清淨法身和斷除一切眾生疾病的人，就應當要發無上正等正覺的道心。」像這樣子，維摩詰長者為前來探病的人，依對方的根基和需要應機說法，令難以計算的好幾千人都發了無上正等正覺的道心。

【說明及引論】修道一定有道心，若沒有道心是無法修道的，因為唯有心行才能夠身行，因此我們修道首要就是發道心。菩薩道是上求佛道、下化眾生，是利人利己的，修菩薩道就是要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因為要靠這個智慧心才得以修得佛身，成就佛道，也就是証悟得到無上正等正覺，況且佛經上也說，三世諸佛都是因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佛的。講經說法的目的就是要讓聽眾能夠發心修道，若能因而使大眾發出無上的菩提道心，就代表著這次的講經說法真的能「如應說法」，心靈真正得到啟發，講經說法也才算得上成功。

(方便品 完)

## 弟子品第三

【題解】「弟子」是佛的一切弟子的通稱，本品中的弟子則專指已得阿羅漢果位的聲聞弟子，聲聞眾就是聞佛身教而證悟的。佛陀的十大弟子是聲聞弟子中的領導者，以其在某些方面的造詣為代表，分成三大類，1.四大聲聞：舍利弗是智慧第一，目犍連是神通第一，須菩提是解空第一，大迦葉是頭陀第一。2.三個三藏法師：富樓那是說法第一，迦旃延是論議第一，優波離是持律第一。3.三位佛眷屬：羅睺羅是密行第一，阿難陀是多聞第一，阿那律是天眼第一。佛欲派遣十大弟子去探問維摩詰的病況，但弟子們都一一的迴避，因為問疾並不是寒暄客套就算了事，必定會有問有答，一定會論到高深法義，因此他們向佛述說以往與維摩詰接觸的經過，因為都不堪應對維摩詰圓通無礙的滔滔雄辯，且均被維摩詰折服，因此沒有人敢擔當這個使命。因為聲聞弟子都還只是在小乘的自了漢階段，因此佛為了使其弟子能契入大乘真理，成就無上菩提，特派弟子問疾（下一品派遣菩薩），目的是要讓維摩詰應用其方便神通，示現不可思議解脫法門，成全根基已成熟的弟子走向大乘。

【經文】爾時，長者維摩詰自念：寢疾於床，世尊大慈，寧不垂愍？佛知其意，即告舍利弗：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，曾於林中，宴坐樹下。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『唯！舍利弗！不必是坐，為宴坐也。夫宴坐者，不於三

界現身意，是為宴坐；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，是為宴坐；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，是為宴坐；心不住內亦不在外，是為宴坐；於諸見不動，而修行三十七道品，是為宴坐；不斷煩惱而入涅槃，是為宴坐；若能如是坐者，佛所印可。』時我，世尊！聞說是語，默然而止，不能加報。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」

【注釋】1.寢疾於床：臥病在床。

2.寧不垂愍：難道不會加以垂念憐憫？

3.行詣：詣是前往，行詣就是到某處去。

4.堪任：可以擔任，勝任。

5.宴坐樹下：宴，安靜。宴坐即靜坐。因為厭惡塵囂的的擾亂，而在幽靜的林中安坐在樹下，以收攝身心，求得清淨，深入禪定。

6.唯：嗨！

7.滅定：為滅盡定的簡稱，又名滅受想定。聲聞乘入了定，則六識及受想心所俱滅。（聲聞乘的滅定，就失威儀，必須出了滅定，方能現威儀。）

8.道法：一切修行的佛法。

9.諸見不動：諸見是指身見、邊見、邪見、見取見、戒取見。即對於諸見，心都不為所動。

10.佛所印可：佛所印証認可的，即與佛的真實意相符合。

11.不能加報：無法應答。

【淺譯】就在為大眾說完法之後的這個時候，維摩詰長者便自思：「目前，我是這樣子的臥病在床，世尊一向是大慈大悲的，不會不來給我一些關切憐憫吧？」佛有他心通，收到維摩詰的心念，便對舍利弗說：「你就代表我，到維摩詰那裡去探望一下他的病情吧！」

舍利弗便向佛稟告：「世尊！這我恐怕不能勝任到維摩詰那裡去探問病情。為什麼呢？回憶

我過去，曾經有一次在林中幽靜的樹下靜坐時，維摩詰突然出現並對著我說：『嗨！舍利弗啊！其實不是像你這樣子的坐著，才叫做靜坐。所謂的靜坐，是我們在三界裡不顯現外在有形的身相和內在無形的意念來，這才是真正的靜坐；行住坐臥四威儀不必從出滅定中來才能顯現，這才是真正的靜坐；不捨棄修道的佛法聖業，也能進行世俗的凡業生活，這才是真正的靜坐；心不安住於內也不住放在外，內定外化互為體用，不相妨礙，如此的內外一如，這才是真正的靜坐；面對諸種邪見都不動心或起心動念去壓伏，而能夠努力修行三十七助道品，這才是真正的靜坐；不斷除煩惱而又能進入涅槃境界，這才是真正的靜坐。如果都能這樣靜坐，就是佛所印証認可的。』當時的我，世尊啊！聽到了這些話，我頓時啞口無言，停止了靜坐，不知道該用什麼話來答覆他，基於上次的經驗，因此我不能勝任去維摩詰那裡探病。」

【說明及引論】舍利弗是智慧第一，但仍是聲聞小乘的層級，因此維摩詰說出六大例來，以大乘的法理來破除舍利弗小乘的知見。1.在三界裡，欲色二界有身形，在無色界有分別的意想，小乘人靜坐時，注重打坐的姿勢、清淨的地方和求淨的欲念，他們認為靜坐是要身心都不動，因此使得外在有形的身相有如槁木死灰，而求淨的心念，把內在無形的心意完全寄託於八背捨（八種捨棄三界煩惱的繫縛的禪定）等的境界，所以小乘靜坐都是要現身意。大乘菩薩了達色心的空無自性，身心雖在三界內，卻都能夠超出三界，不為三界的煩惱所縛，也就是說，在三界裡不論是行住坐臥都不現出身意來，全然都是處在定中，這才是真正的靜坐。2.聲聞入了滅定，則六識及受想心所俱滅，就不能現行住坐臥四威儀，

要出了滅定才能。大乘菩薩是事理相融，心境一如，也就是行住坐臥不妨礙入定，入定也能行住坐臥。3. 凡夫要修道法就不能做凡夫事，要做凡夫事就不能修道法，聲聞小乘認為一切世事可畏又可惱，觀三界如牢獄，視生死為冤家，看見眾生的煩惱如塵沙，所以就獨善其身，不肯和社會發生任何關係。但是大乘菩薩上求佛道，同時也能下化眾生，聖凡都能兼顧，了解色空不二的道理，因此能不捨道法而現身凡夫界，作利益眾生的事情。4. 聲聞小乘的心識，內依六根緣住，外依六塵緣住，入定時心住內，出定時住外，大乘菩薩內外渾融，內定、外化均不相妨礙，不住內也不住外，內外一如。5. 諸見是「惑」、是煩惱，三十七道品是「解」、是菩提，在三十七道品中，四念處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等道品會壓伏諸見，使之不起作用，七覺支、八正道的道品會撲滅所有的諸見。小乘人認為要壓伏、撲滅諸見才可以修三十七道品，但大乘菩薩了解惑解不二，煩惱即是菩提，不必排除煩惱，面對煩惱就可得菩提智慧，兩者是相輔相成，若沒有煩惱，菩提也得不到。6. 一般來說，有煩惱就証不得涅槃，入了涅槃就與眾生無緣，不再現煩惱就可方便度生，因此小乘人就要斷煩惱而入涅槃。但大乘菩薩了解諸法本性空寂，無煩惱可斷，亦無涅槃可証；大乘菩薩大慈大悲，了解生死即涅槃，煩惱即菩提，因此能不捨生死、不斷煩惱。在這一段裡給我們一些啟示，不是「不動身」而是「不動心」，不動心並不是空寂完全不動，而是外不受六塵、內不受六識的干擾影響，永住在真理的定中，既然心都處在真定中，行住坐臥當然都是禪，自然能夠聖凡兼顧、不相衝突。按佛家色空不二的道理，色法跟心法是不二，煩惱跟菩提也是不二，就連佛與眾生也是不二，雖然眾生

是煩惱，但卻是你的成道的基石，若要想成道，得跟眾生打交道，結上關係才行，絕對不能獨善其身，因此有人說度人是最好的修道方法，事實上也是如此，因為菩薩道的下化眾生就是度人。

【經文】佛告大目犍連：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目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，入毗耶離大城，於里巷中，為諸居士說法。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『唯！大目連！為白衣居士說法，不當如仁者所說。夫說法者，當如法說：法無眾生，離眾生垢故；法無有我，離我垢故；法無壽命，離生死故；法無有人，前後際斷故；法常寂然，滅諸相故；法離於相，無所緣故；法無名字，言語斷故；法無有說，離覺觀故；法無形相，如虛空故；法無戲論，畢竟空故；法無我所，離我所故；法無分別，離諸識故；法無有比，無相待故；法不屬因，不在緣故；法同法性，入諸法故；法隨於如，無所隨故；法住實際，諸邊不動故……』」

【注釋】1. 白衣居士：在家修行的人，此處的居士都具有大乘菩薩的根性。

2. 夫說法者，當如法說：要說法的人，就應照法的本來樣子去說。

3. 眾生垢：眾生是因眾緣和合而生，也就是從四生六道的眾類出生而得名的，垢是著相污染



心，也就是迷妄的心，眾生因有迷妄的心就會造作惡業、產生污垢。

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是一切法相的總相，所以離四相（即無眾生、無我、無壽命、無人，即無我所，此順序是按佛家無相的理論系統）就是如來了。

4.前後際斷：前際即過去，後際即未來。既然沒有生和死的前題，就沒有所謂的過去和未來，故在中際，也就是現在的人相就不復存在。

5.覺觀：是識心的作用，是覺知分別的意思，而有覺觀的作用才會去分別一切法。

6.戲論：指一切有名無實的語言文字。

7.畢竟空：一切有為及無為的諸法，畢竟空無。

8.比：可以比擬或是類似的。

9.法性：諸法的本性，在有情方面叫做佛性，在無情方面叫做法性，法性也就是實相、真如、法界、涅槃的別名。所以法性空就是諸法的自性本空。

10.隨於如：如是真如，如如不變，隨如而不變，也就是諸法在空寂性中。

11.實際：實相、空性。

法性、如、實際，皆是實相、空性的異名。如實不變叫做如，諸法的體性叫做法性，窮盡諸法的涯際叫做實際。

【淺譯】佛接著就告訴大目犍連說：「那就由你代表我，到維摩詰那裡去探望一下他的病情吧！」大目犍連就稟告佛說：「世尊！我也不能勝任到維摩詰那裡去探問病情。為什麼呢？想我當初，曾經有一次進入毗耶離大城中，在街坊里巷中為很多居士們宣說佛法。當時維摩詰就過來對著我說道：『嗨！大目犍連啊！為這些有大根器的白衣居士們說法，是不應當像你這樣子僅說

一些有相法。要說法的人，就應該依照法的本體去說。法的性理清淨沒有眾生相，是因為沒有眾生迷妄的垢心；法的性理清淨沒有我相，是因為沒有我執；法的性理清淨沒有壽者相，是因為它沒有生和死的緣故；法的性理清淨，沒有人相，是因為它沒有過去、未來；法的本體是寂靜，湛然不動的，因為它斷滅了四相的緣故；法的本體沒有諸相，是因為沒有使之緣起的相，所以法的本體是沒有名字（名字是語言相）的，因為言語道斷；法的本體是不會言說的，因為它沒有分別的識心的緣故；法的自性本空沒有實體的形相，因為它就好像虛空一樣；法沒有有名無實的語言文字戲論，因為諸法本性畢竟是空無；法也沒有自我及其外在的一切，因為它沒有我所的存在；法的性空沒有分別，是因為沒有會生分別的諸多識心；法是無法可以用類比的，因為它是沒有相對待的東西；法不依屬於任何因緣，因為它不在緣起法裡；諸法都有相同的法性，所以諸法能相互融入不相防礙；法常依隨於真如而如如不變，因為它無所隨於染淨之緣；法安住在實相真理，因此有無諸邊均不能動搖它。

（待續）

